

渔舟唱晚
◎蒋红霞

流水古街环西河

◎徐织

环西河水自濠河出,过五桥三街十八巷回归濠河,环流四公里。

跃龙桥是环西河之首,是老城区最长的木构梁式桥,此处水面宽,桥长达18.6米,桥高度4.7米,桥下有平缓长坡。跃龙桥栏杆是铁质的,涂绿漆,上面有白色和平鸽。童年,我上学过桥抚摸右边鸽子,放学回来抚摸左面的,往来50只和平鸽。

环西河流经西南河沿,这是一条狭长的沿河街道,木排巷与西南河沿并行到起凤桥,另有彭家巷、江家巷至人民路,横街竖巷,呈井字格局。西南河沿街左流水、右人家,门户间有家茶馆,扬州说书人坐堂,他惊堂木一拍,双眼一瞪,武松、鲁智深、李逵等人物在茶室“时隐时现”,茶客屏声息气,叹息或肃然。茶馆店敦实的老板娘提着桶下石阶打水,还不时提着大铜壶给茶客续水,堂间濠河绿茶水清香弥散。

环西河与盐仓坝河在明代古桥起凤交汇,大小船只往来。运大米的木船,船体吃水到船沿,搬运工扛起麻袋走过船与石驳岸之间的跳板,跳板是毛竹制成,颤颤的,搬运工将麻袋卸到仓库,他们面庞被汗水与尘灰揉花,便撩起搭肩布擦脸。船空了,船儿浮起荡在水面。

端平桥建于明朝洪武二年(1369年),明代市民陈尧撰文《端平桥记》:明代环西河称“西河”,端平桥是西河要津,曾发生水患而垮塌重建,“兹桥之成,青霓跨汉,长江卧波,飞涛直走,急流无壅”,端平桥之古、之美、之利浓缩于明代文字里。

环西河经端平桥向北,流水人家依依,别具风味。河流两岸巷子相对出,人们出巷逐级而下,可掬水而饮。环西河东为河东街,河西为河西街,民居低檐高瓴参差,白墙石灰脱落露出斑驳灰色,围无透窗,屋无脊翘,街无绿树,黑白灰的线

条与色块组合平凡协调,彰显市井审美的最朴素理念。

黛瓦是素颜中的绰约,最是那青黛的瓦当与滴水,瓦当如打开的“扇面”,滴水则是双目怒睁的猫脸,故而得“猫儿头”的俗称。单组瓦当和滴水大约一尺宽,连绵接续,犹如给屋檐镶了一道花边。

环西河岸水墨淡画中,远近近简素的街景烟火浓郁,怡然自得,整条街“顺法生活”,枕水而居的人们重复着“下河边、洗菜、荡涤衣服”的平凡,大院内家家窗户相望,气息相融,环西河的风轻拂着不留痕迹的岁月。

河东街南头巷子是“草积巷”,几百年前堆草料的地方吗?附近有“大、小马厂巷”,马厂是古代军队养马的地方,或许积草为养马;草积巷后面有一口古井,何年的遗存亦无从考证。

1912年10月,南通州基督医院建在河西街,这是南通第一家西医院。1938年3月,日本侵略军狂轰滥炸。1937年8月17日,基督医院也遭日军飞机轰炸,南通城内难民无数,基督医院有一名美籍护士麦文果,她在战乱中设立难民营保护了避难者。在那苦难的日子里,环西河流着被侵略者蹂躏后悲愤的血泪!

河东河西街的北尽头是猫儿桥,附近住家过河有一叶摆渡木船,摆渡人是街坊老汉,呼啦啦一船过河去,再一船过来,说说笑笑也就5分钟,各自登岸忙活去了。早年,摆渡用竹竿撑,后来两岸拉起一根钢丝绳,过河人自己也可以拉着绳索摆渡了。摆渡如同浮动的桥,把河东街与河西街生活融在一起。到了夏季多雨,河水涨了,男孩子张网捕鱼捉虾,这是环西河两岸男孩子的狂欢节,一网网鱼纷纷蹦跳,银鳞闪闪。

猫儿桥下环西河流水分两支,西水开阔,汤汤之水通达运

河,水运繁忙,西岸建一座普通石驳码头,南来北往的船只停泊装卸货物。有史记载,乾隆皇帝欲从扬州顺流东下巡视南通州,为迎驾皇帝,大码头扩建,同时建了一座“接官亭”,从此称名“大码头”。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两江总督周馥、宣统元年(1909年)两江总督端方都在大码头登岸,张謇先生亲自迎接,环西河面曾映照过这100多年前的镜头。

环西河流到新的时代,大码头仍然是内河装卸货物的重要码头,那儿有粮食仓库、土产品仓库、日杂果品仓库、纺织品仓库、医药仓库,家乡人都记得那著名的五大仓库。

猫儿桥下东水则顺势过红庙子桥,红庙子桥是环西河之尾,流水低唱《归去来兮辞》,回到濠河水域。

1928年《南通县市图》是保存完好、绘制精细的市区图,图示环西河(西河)是南通唯一的水巷河流,我中学阶段(1963年—1966年)行走的环西河岸与图示没有多大改变。

东西两街民居皆硬山顶建筑,硬山顶建筑形制出现于宋代晚期,明清时期普遍使用在民居建筑上,如此推算,河东街、河西街约有800年历史,百姓择水而居,故环西河水久亦。

1979年,修筑防空洞,从跃龙桥到猫儿桥断河水而覆水泥,河道成了地下防空洞,于上矗立一幢幢住宅,名称依然冠“起凤”“河东”。防空洞内凉意袭人,我隐入黑暗穿道而行,岑寂伴随。河东河西烟火退散,“井”空遁,“市”兴旺,端平桥市场人声沸扬,商肆杂陈,海水的咸湿与鸡鸭的熏呛弥漫,这儿集天下美妙食材之大全,顾客比肩接踵挑选奇珍或平常的食材,流向百姓家或菜馆,制作出珍馐美馔。

猫儿桥下水依然流,西流水与运河交汇处建了“通吕汊河桥”,是一座可开启的桥;东流水濠河岸建了亭台楼榭,微澜亲岸,风景古雅,竹笛声悠扬飘荡在水面,风采胜往昔;猫儿桥平缓了,没有了水巷,也没有了摆渡人的吆喝,我有几分失落——那烟火古风流水街巷在哪里?

温暖时光

◎明思践悟

心窗
片羽

寒冬腊月,这一天,我要去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因腰突手术住院的妻子回家。在办理出院手续过程中,经历了多次感动人心的瞬间,为这寒冷冬日增添了温暖。

早饭后,我满心欢喜地骑着电动自行车来到医院。前些天干体力活时,我不慎将左脚扭伤,如今左脚连同左小腿都肿得厉害,穿鞋异常困难,走起路来一瘸一拐。到了医院门口,我一心想将车停得离大门近点,便径直骑了过去。可到了才发现,车位已被占满,仅有一个空位也被一个身穿黄衣的小伙抢先停了进去。我赶忙下车,盯着脚推车找位置。小伙子看到我的模样,立刻说:“实在不好意思,我没注意到您腿脚不便,这车位您来停吧!”说着,他迅速把自己的车倒出来,又热心地帮我把车推进车位,停稳后才骑车去了稍远处。我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,心中满是感动。

医院里人潮涌动,妻子的病房在12楼,我赶到电梯口时,已有不少人在排队等候。停靠双层的电梯缓慢升到2楼,许多人没能挤上去,队伍依旧排得老长。好不容易赶到妻子病房,医生正在查房,他热情地说:“为了确保万无一失,上午再挂几瓶水后出院吧。”等待中,我潜意识里总觉得办出院手续好像缺点东西,绞尽脑汁回忆,终于想起来——交费押金条忘带了。我宛如做了错事的孩子,忐忑不安地来到护士站询问,得知出院结账确实需押金条后,心里顿时慌了起来。虽距家不算远,但一个来回至少得半个多小时。无奈之下,只好告诉妻子,赶快回家取。

当我再次来到医院时,已接近中午下班时间。我手持押金条一瘸一拐地来到一楼结账窗口,工作人员看我那匆忙又艰难的样子,和声细语地说:“等您到12楼拿手续,电梯又那么忙,怕是来不及在下班前办完。”当她得知我带来了交费的银行卡后,就让我快去门口交费处把费用退回卡上,然后到12楼护士站结账。她拎起电话打到交费窗口,说明情况。当我到达交费窗口时,工作人员面带微笑,手脚麻利地为我办好退费入卡手续。我高高兴兴地上电梯,回想起结账、交费窗口工作人员热情周到的服务,心里暖烘烘的。

到了12楼护士站,正准备结账,却发现还缺妻子的医保卡。我赶忙回到病房,可将包翻个底朝天,就是没她的医保卡。此时,妻子的水已挂完,孩子中午来接她的汽车已到,这可怎么办?我急得抓耳挠腮、无计可施。这时,护士站的值班护士轻声安慰我们:“再找找,应该不会丢。如实在找不到,你们可先回家,等找到了随时来结账。”听了这话,我们回嗔作喜。妻子在孩子的搀扶下,踏上回家的路。

到家后,我一刻也不敢耽搁,四处找妻子的医保卡,最终在她的CT片袋中找到。下午,我来到出院结账窗口,递上材料与证件,工作人员快速翻阅了一下,很快办好手续。在交还手续的同时,她又问我是否要明细。这一提问,让我突然想起孩子之前特意交代结账时要取明细,因妻子买过大病保险。我按工作人员的指引来到大厅,由于从没操作过,便把单子交给志愿者请求帮助。她熟练地扫码,很快几张盖有医院印章的明细单据就打好了,她细心弄整齐后,轻轻放入我的文件包。我表达谢意后,向大门口走去。回头望去,她身上鲜红的彩带及“志愿者”三个金色大字在明亮灯光下熠熠生辉,格外醒目。走出医院大门,虽寒风刺骨,我的心中却温暖如春。

生活中,我们常常被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感动,犹如冬日里的暖阳,悄然温暖着我们的心灵。这些看似平凡的瞬间却不经意间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,让我们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感受到人性美好与温暖。